
四庫全書
集部

華陽集卷十八

宋 張綱 撰

奏狀

待罪狀

右臣今月七日准中書後省牒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陛下留神治道刻意恢復聽覽至勤奉養至約行宫不踰牧守之居射殿貢用茅茨之制聲色無所親幸訐直每加優容既有此美實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

發之謂宜制告號令因事見詞以謙抑為先必自引咎收拾人心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恥圖復故疆之意而修大矜夸之詞無所雜乎其間雖北敵之疆猶憚而屏迹中原之地不患不復奉聖旨依奏劄與內外制詞臣者伏念臣以疎遠之蹤誤蒙陛下擢在西掖專掌詞命是宜討論潤色有以仰稱委任之重而臣學識淺陋言語鄙拙播告之修乃不能發揚陛下儉約飭躬之德焦勞圖治之意以感動於萬方遂致臣

僚陳獻之際建言及此退思不職俯伏惶懼莫知所為
臣見居家待罪伏望聖慈特賜黜責以為詞臣不能者
之戒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駮程俱差遣指揮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奉聖
旨程俱差知漳州葉三省知秀州宋處仁知南劍州王
棐知永州令臣書行臣契勘數内程俱昨任中書舍人
臣僚上言論其諂附蔡攸獻金杯與大將及知秀州棄

城逃遁等罪已落職宫觀臣不復具陳然竊見俱自去
年得風緩疾精神昏眊肢體不隨步趨拜跪率皆有妨
漳雖小郡千里民社正頼存撫非病痼所能治兼其人
方卧家就醫藥客至尚不能應接决難力疾赴任虚占
朝廷窠闕况俱見在謫籍未經牽復一旦起典州郡士
論不以為是臣愚欲望聖慈將程俱知漳州指揮特賜
寢罷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繳趙令廌轉行太中大夫詞頭狀

右臣契勘元豐更定官制以左右諫議爲太中大夫祕書監爲中大夫雖兩官相去一間然官制既定則諫議者侍從也祕書監庶官而已故吏部法自承務郎以上應遷官者至中大夫止若太中大夫非侍從官不得轉行謂之礙止法今令應係中大夫庶官寄禄至此極矣而輒得轉行太中大夫則是以庶官超轉侍從于法有礙且自崇寧大觀以來士風不競叨官竊寵往往不循資序遂至紀綱大壞陛下慨然念治將欲大變其俗故

前日冒濫之人大者追奪小者審量中外有識之士方竊欣幸以為自是復守祖宗之法今廼緣令應之故更違舊章超遷官秩臣所未諭夫國家之法所以公天下也使令應得以超越轉行太中大夫非唯名器可惜亦恐方今天下官至中大夫者不少若其間茍得無恥之士他日引此為例欲與之則冒濫之獘復蹈前轍欲不與則是以朝廷官爵獨私於令應非所以示四方也議者謂陛下敦睦宗族之道固當以此昭示至恩然臣以

為祖宗之法所以垂憲後世正須謹守豈可以私親而輒廢哉兼今應在宗室中廉聲不聞昨居福州於太守程邁處關說公事嘗為大吉院僧求院住持獲賂不滿意遂與訐訟近差知泉州泉人知其貪而畏其來今又改除别郡夫貪惏如此而必使之治郡不知其人果能為陛下安養百姓乎又況今應既得轉行大中大夫則官階便為侍從改除他郡合充庶官知州遂成見闕此為令應謀則巧矣其如公議何臣恐僥倖之門一啟後來者不可

杜絶欲望陛下將令應轉行太中大夫并知州差遣指揮
特賜寢罷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宫觀第一狀

右臣材智謭薄遭遇聖明擢寘從班誤恩過厚固宜夙
夜在職圖報萬分而臣志願未伸情有所迫輒傾誠悃
上冐聰聞伏念臣父母年垂八十父久苦肺疾氣血衰
殘難於遠出自臣竊禄行朝止是間迎母氏到官去年
秋臣母在此因傷暑抱疾累月蒙恩給臣假送還鄉里

自後臣母亦不願隨臣久留於外臣終鮮兄弟甘旨之
奉唯臣一身臣既効官即于親側別無兼侍所以供養有
闕私心常不安處臣自去年以來累具奏陳乞奉祠歸
養未蒙俞允今者二親遠在一方桑榆寖迫仍復多病
藥石所賴全缺供承臣不勝區區之私輒犯隆威再申
前請伏望陛下特垂慈憫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
獲盡子職無負于孝養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俟命之
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宮觀第二狀

右臣近嘗具奏以父母年老陳乞外任宮觀續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仰惟皇慈待下既寛冒犯之誅而又恩容在職未欲使之輕去顧臣愚惷上體聖意豈當更有敘陳實以誠迫于中不能自已伏念臣本由一介蒙陛下拔擢謬列近禁敢不夙夜思報所以屢上奏牘瀝懇祈閒者葢縁二親迫於垂盡之年而甘旨致養不獲奉於朝夕人子之心義不遑處若使臣别有兄弟無

侍則雖遠去親側亦決不敢以區區之私冒塵淵聽伏
望陛下俯察顥天之懇曲推從欲之仁特賜檢會臣前
奏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臣愚干犯不勝惶懼戰慄之
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給事中狀紹興三年八月上章乞終養親不許繼被旨趨歸還朝供職中

書舍人四年正月兼詳定一司勅令尋擢給事中

右臣今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
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罔知所為伏念臣資望素輕材

能至陋當此艱虞之日誤蒙聖哲之知名從遠方擢備
邇列使之獻納既不能補助大化以表見千慮一得之
愚職在詞章又不能發揚盛德以聳動四方萬里之聽
方虞罪譴敢覬遷除矧東臺論駁之司實萬幾出納之
地自揣無狀尤難冒居兼臣近以父母年高嘗乞宮祠
歸養顧未蒙于俞允乃更竊于恩榮度義不安措躬無
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改畀真才庶逃非據之慙仍免
煩言之責所有前件恩命臣不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再辭給事中乞宫觀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臣尋具奏辭免伏蒙聖訓未賜矜從竊臣猥以空疎薄陋之姿久玷言語侍從之列事功無補罪戾彌深陛下赦而不誅更加奬擢此葢隆天重地之德非臣殞首捐軀所能報稱固宜即拜成命黽勉就職然臣區區之私意實以父母年老近嘗力請宫祠庶便甘旨聖恩不許夙夜靡遑

方欲再瀝懇誠上干淵聽乃忽有此除授惕然慚懼尤難冒處夫為親有請出於人子之本心若因請得遷豈免羣言之竊議伏望陛下察其迫切追寢誤恩特賜檢會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宫觀差遣俾安愚分亦以便私臣不勝幸甚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除給事中舉凌哲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職准令節文侍從官授訖三日内舉

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見左修職郎前秀州海鹽縣令凌哲稟性純明飭躬廉慎問學博而知要詞章蔚有可觀考其吏能尤識治體舉以自代實允公言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看詳元祐黨人狀

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具前劄子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給舍看詳元祐黨籍内曾任宰執侍從臺諫等官顯有名德合依累降指揮推恩之人幷餘人各項開

具限五日具狀聞奏今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曾任宰臣

文彦博 呂公著 司馬光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彦

曾任執政

梁燾 王巖叟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禄 胡宗愈 李清臣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安燾

曾任待制以上

蘇軾　范祖禹　王欽臣　姚勔

顧臨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王汾　孔文仲　朱光庭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孫升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曾　肇　王　觀　范純粹　楊　畏
呂　陶　王　古　陳次升　豐　稷
謝文瓘　鄒　浩　張舜民
餘官
秦　觀　湯　馘　杜　紘　司馬康
宋保國　吳安詩　張　耒　歐陽棐
呂希哲　劉唐老　晁補之　黄庭堅
黄　隱　畢仲遊　常安民　孔平仲

王鞏　張保源　汪衍　余奕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商倚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陳瓘　龔夬

呂希績　歐陽中立　吳儔　已上共九十七人

右臣等今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共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三百九人雖皆出於蔡京私意

內九十八人者係是崇寧初年所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將巳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冗雜泛濫增至三百九人看詳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除臺諫官卒難省記外其間曾任宰執侍從及餘人並開項在前所有三百九人豁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數內更有侍從官上官均岑象求及餘官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等六人其名德亦顯然可見外有二百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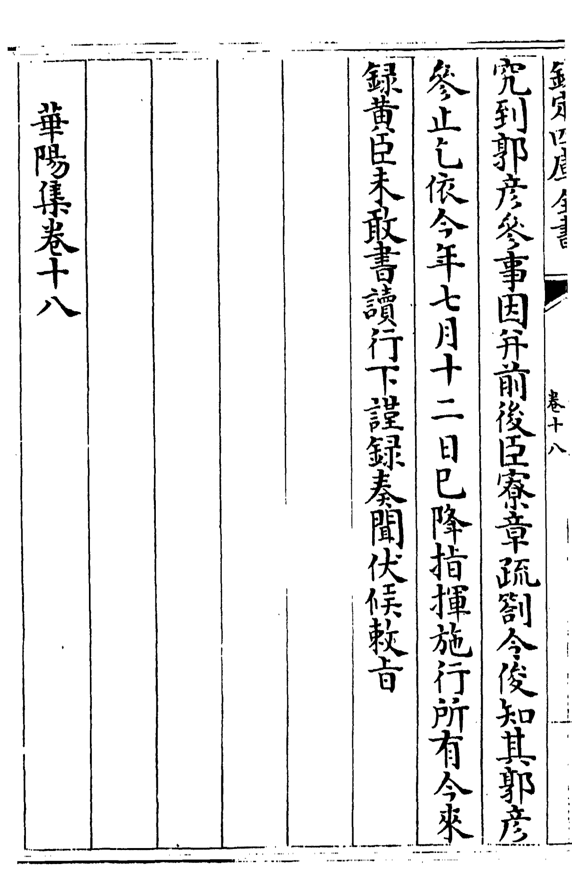
人雖石刻具存然其姓名有不顯者及當時議論是非
為年歲深遠别無文字攷究難以雷同開具契勘前項
九十七人并六人共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
所有今來臣寮上言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伏乞付三
省措置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駁郭彦参放罷指揮狀

八月二十八日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為
郭彦參依前降指揮放罷等事令臣書詞行下者

右臣契勘郭彦叅權江州瑞昌縣事擅枷張俊下書人張玘其事已經洪州體究得實臣取索事狀看詳蓋緣本縣舊吏鄔昱爲俊管莊昱方有公事在縣而玘適持俊書來徑傳入宅故彦叅怒其不伏止約又疑玘所持書是昱詐爲遂令枷問已而不曾勘斷却行踈放夫縣令官雖卑然以百里之權付之事有不平豈免訶問臣竊見今時州縣官吏率多曲意迎合求媚於當路至于不隨流俗能爲陛下奉法遵職者絶少若彦叅所爲正

當有以崇奬之使其一時之間小有過當理尚可恕況於法初無違犯何所加罪哉始者洪州體究申上朝廷得旨郭彦參依已降指揮放罷于是士論藉藉以謂罰及無辜尋為臣寮論列陛下灼見其事收還指揮不行今又因俊奏陳卻令彦參依前放罷兩月之間反復如此非所以示信于天下且俊大臣也豈肯以私意害朝廷之公法哉蓋是俊未知昨來體究得實及已施行了當所以再有論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洪州體



究到郭彦參事因并前後臣寮章疏劄令俊知其郭彦參止乞依今年七月十二日已降指揮施行所有今來録黄臣未敢書讀行下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華陽集卷十八

華陽集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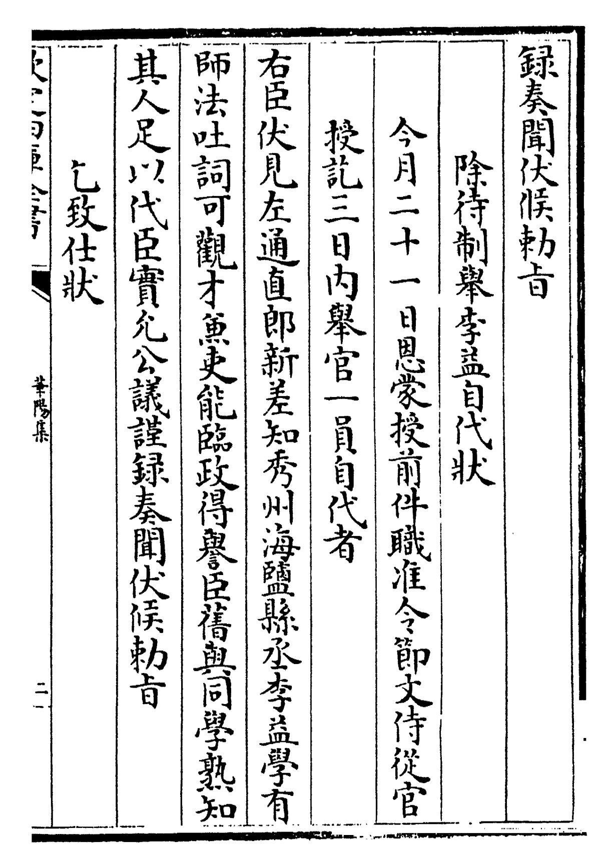
宋 張綱 撰

奏狀

辭免徽猷閣待制狀

右臣昨任給事中以言章罷職差提舉前件宮觀任使居住紹興五年二月初一日伏准告命以明堂大禮霈恩伏蒙聖慈特授臣徽猷閣待制依舊宮祠臣罪戾餘生忽叨異數感激涕泗不能自已伏念臣頃由冗散驟

陟禁嚴未報主恩遽掊物論陛下曲推全度不賜誅竄罷歸里閭半年於此省循罪咎無地自容豈謂解澤旁流綸言俯及既除宿釁更錫殊榮伏惟天地之所敷施雖在木石亦為感動然臣退量朽質仰荷洪慈得為洗心補過之人已是厚幸至若次對隆名之寵豈可冒居非唯再速於煩言固亦難安於私分伏望陛下察臣愚衷收還㴱猷閣待制恩命止乞以臣本官除一宮觀差遣所有告命見係鎮江府金壇縣寄收臣未敢祗受謹


録奏聞伏候勅旨

除待制舉李益自代狀

今月二十一日恩蒙授前件職准令節文待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見左通直郎新差知秀州海鹽縣丞李益學有師法吐詞可觀才兼吏能臨政得譽臣舊與同學熟知其人足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致仕狀

右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聽伏念臣賦性庸陋遭世盛明蒙陛下拔擢寘身法從是宜殞首捐軀圖報萬一而臣年逾七十膂力既愆自今春以來故疾發動日復一日難以枝梧自視尫殘義當知止欲望陛下曲軫洪慈矜憐舊物特降指揮許臣致仕庶因辭禄尚保餘齡干冒隆威臣無任惶懼俯仰俟命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召赴行在恩命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召臣赴行

在今閤門引見上殿先次與落致仕者臣聞命震驚罔
知所措伏念臣頃以庸陋誤辱聖知擢在從班訖無報
稱由是退閒于今二十一年正以筋力衰頹義當知止
露章辭禄冀得休養餘生仰荷天慈曲從所欲退量僥
倖方極感慚豈謂簪履棄遺之物尚軫淵衷忽頒名命
恭以大明旁燭靡間幽遐顧臣何人被此光寵便當感
激奮勵即日上道而臣桑榆暮景多病衰殘理難勉强
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已試而無功憐臣既老而得謝特

降睿旨收還成命令臣依舊致仕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吏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年齡遲暮學術荒疎辭禄以來分甘永已陛下矜憐舊物自外召還俾復瞻望清光曲加寵奬顧臣衰朽不足以仰當聖意方極惶懼忽拜詔除進貳銓曹恩榮特異退惟薄

分豈敢冒居伏望聖慈察臣悃愊收還成命以穆僉言

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除侍郎舉葛郯自代狀

准令諸侍從官授訖限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覩左宣教郎葛郯為學明敏操行廉謹施于政事所至有聲舉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兼侍講

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年齡遲暮學術荒疎起從閒廢之中擢預嚴禁之列閱時未幾已塵曠職于銓曹申命有加更俾叨榮於經幄恭以聖謨高世淵識造微豈淺陋之能陪實顛躋而是懼伏望聖慈察臣悃愊追寢誤恩庶逃非據之尤仍免煩言之責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駮李紹祖差遣指揮狀

右臣契勘前項所差四人數内李紹祖天資狠戾為政

殘虐其過顯著士大夫多能言之以比古之酷吏昨差知虔州臣寮言其急於到任强驅兵卒冒犯風波灘石之險以致舟船損失不自追悔乃歸罪於造船監官王康國送獄捆縛箠楚又追逮家屬必欲置之死地以快私忿章疏具在考其為人不仁亦甚矣比年以來守令貪殘民無所訴今日朝廷公道方行豈可狃習前獘宜有以痛革之況武岡地近辰沅唐元和中蠻獠不順盜弄庫兵賊脅守臣賴柳公綽屯兵此地以鎮撫之然後

人情始安以此見武岡雖遠且僻亦一方控扼去處正須慎擇師帥以善政撫循今乃付之酷吏不惟民被其害而暴殘之毒延及蠻獠未必不致生事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紹祖知武岡軍指揮速賜寢罷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轉對狀

右臣伏覩吏部舊制承直郎至修職郎六考迪功郎七考有改官舉主五員内職司一員與磨勘自磨勘改官

以後理知縣資序知縣資序人兩任有舉主二人關陞
通判臣詳究上件法意蓋限其資考使之諳練政事責
以保舉欲其不敢為非可謂盡善矣昨於紹興六年三
月內忽因官寮論奏遂令選人有用宮廟年月改官者
須一任知縣或縣丞補足考數然後兩任關陞通判自
後吏部遵守施行凡選人改官用過宮廟年月自一月
以上盡令於改官後展補一任即是三任方得關陞通
判臣嘗討選人若止依舊制改官關陞得至通判者已

不為易矣葢改官用六考及七考以大約較之在任幷注擬待闕須十六七年至改官後又兩任關陞亦須十餘年今若緣改官用過宫廟年月自一月以上盡令更展一任即又須五六年然則自入仕後三十餘年方可關陞通判其間或有事故間廢舉主不存者尚不論也臣竊恐緣此人材沈滯遂至衰老甚非祖宗立法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將紹興六年三月内續降以宫廟月日展任指揮今後更不施行所有改官關陞之法悉依祖

宗舊制其已闕陞通判者更不改正庶幾人材得以自
效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放婺州見欠内庫綾羅狀

右臣契勘本州各縣丞准尚書左右司及提點内藏庫
本路提刑提舉常平司等處公文催促起發紹興元年
以後合納内庫綾羅及折羅錢積欠數目臣到任之初
即時根問因依見得皆是人户残欠之數前官失於催
理遂至積漸拖欠經涉歳久實難追催今若一併科督

則民間無以輸納若依舊拖延則是虚費行移無補國用臣伏覩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指揮節文江浙荆湖等路未起諸色錢物幷拖欠上供米斛積欠税租等二十二年以前應見欠數目並與除放況前件錢帛元係官給本錢和買後因州縣缺乏遂以人户物力均敷即是常賦之外别行催理正緣昨降指揮未有放免明文兼係内藏庫錢物州郡不敢奏陳所以二十餘年催理不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本州所欠内

庫綾羅錢許依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已得指揮將見欠數目截日除放庶使一州七縣之民少寬追擾仰稱陛下愛恤元元之意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再致仕第一狀

右臣輒瀝苦衷上干天聽伏念臣幼非通敏老益謬昏叨政機叨臨郡治仰戴天地生全之造敢忘犬馬報効之誠服勞既閱於十旬莅政蔑聞於一善自入新歲頓苦舊痾心力既疲職事將廢覺餘生之向盡貪厚禄

以誠難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照愚悃念臣昔嘗
謝事已不任于馳驅察臣再辱誤恩迄無裨于治化特
降指揮許臣依舊致仕則臣遂營醫藥歸返田廬從今
未死之年盡出再生之賜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俟命
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再致仕第二狀

右臣近嘗具奏陳乞致仕退量冒昧方極震惶今月一
日伏准詔書未賜俞允臣望闕拜恩捧讀丁寧之訓感

深至于涕泣豈當更有陳請然而私情所迫欲已不能
伏念臣天賦至愚仕途多難每憂亢滿或致顛隮故嘗
遠跡以就閒尋已引年而得謝仰荷日月容光之照再
收簪履服用之餘所被恩私皆非意望敢憚勤勞於夙
夜勢將補報於毫分然自一違故棲三換新歲志彌勵
而功勿著力既衍怠而病日侵豈特貽負乘致寇之譏抑亦
犯鐘漏夜行之戒向以叨逢於異眷顧難卒易以陳情
姑瀝懇于宮祠繼免交于郡事今則風霜所迫蒲柳益

衰雙瞳眢昏視瞻幾廢兩膝軟弱拜履甚難在臣固難
于自安他人亦謂其當止伏望皇帝陛下至仁惻隱大
度幷容察其無避事之心憐其守安分之義特賜檢會
臣前奏許臣致仕以休餘齡懇至再三雖自知其瀆犯
年垂八十實仰冀于矜從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俟命
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進大行皇太后挽詞狀

右臣恭聞大行皇太后遷座有期皇帝陛下篤孝自天

哀慕罔極臣竊自念昔嘗叨綴邇列與聞緻音不勝號痛感切之情謹撰成大行皇太后梓宮發引日挽詞三首開具如後須至奏聞者挽詞見別卷

辭免名赴行在恩命狀

右臣伏准進奏院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十一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某可名赴行在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賦材庸謬老益無堪頃蒙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屢加拔擢至參大政空縻歲月無補絲毫今已兩經

致仕待盡田里伏自皇帝陛下盛德龍飛羣生利見臣獨以衰殘遠外無階一望清光方自憐憫忽荷聖慈乗記姓名特賜嚴召臣可謂千載之遇義當即日奔馳赴闕俯伏丹墀面述感恩戴德之私然後退返舊廬以卒餘日但以臣年逾八十百病交攻素苦目昏脚弱之疾今歲增甚視瞻行步俱有所妨加以風虛痰眩時復發作心志凋零筋力衰僃雖存區區慕君之志勉强不前感激之餘徒極慚懼伏望陛下俯察微誠收還召命俾

遂安養免于顛隮干冒宸嚴臣無任激切戰汗之至謹

録奏聞伏候勅旨

華陽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華陽集卷二十至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

華陽集卷二十

宋 張綱 撰

進故事

一

前漢魏相傳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臣嘗觀孝宣承武帝以來奢侈軍旅敝壞之極勵精

政事欲就中興之業故專任魏相協濟艱難當時紀綱法度之在天下者宜將一切更張以便目前之急相乃不然獨奏請施行漢興以來故事其言疑若迂濶不切于時然帝皆施行之卒能功光祖宗何哉葢漢自高祖創業開基以至文景恭儉而繼以賈誼鼂董之徒相與論議則當時所行見於後世無非致治之明效為子孫者要當謹守勿失不幸遭武帝以雄才自恃變亂舊章又孝昭在位不久而有昌邑之亂

天下思祖宗之遺德而欲一及前日之治是猶瘻人之不忘起盲者之不忘視此魏相之所以取二十三事區區為上陳之後世徒知孝宣之中興而不知其所行者皆祖宗故事也豈獨漢為然哉唐史稱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凴藉扶持能承其天命故文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鋭意于治辛致太和之政號為清明然則祖宗故事無負于子孫明矣臣恭聞神宗皇帝嘗問司馬光曰漢守蕭何

之法久而不變可乎曰何獨漢也夫道萬世無弊夏
商周之子孫茍能嘗守禹湯文武法何衰亂之有其
後神宗皇帝謂輔臣曰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宜
謹守之不問利害如何一一變更豈近理邪故臣以
魏相所言而驗神宗皇帝聖訓則知祖宗故事不可
輕廢也如此

二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

帝曰朕宫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甚樂也

臣聞人君深居九重而欲周知天下之事則必延訪公卿不倦聽納此固甚盛德也然好逸惡勞者人之常情而況處于崇高富貴之資惑以左右近習之奉則清燕之暇能以講論為樂者葢亦鮮矣至於祁寒盛暑猶不忘晝訪之勤則又鮮焉憲宗承德順之後朝廷衰弱方鎮悍强紀綱法度頽靡欲盡使其徇常

情之易惰苟朝夕以自逸則社稷大計忽焉去矣今乃不然却宫掖之娱而留聽於宰相忘汗浹之煩而引對乎延英非夫慨然發憤有志于興復者不能爾也觀元和之治能使强藩悍將皆欲悔過効順唐之威令幾于復振則知所以致此者憂勤之効也其後文宗亦以恭儉儒雅鋭意于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而輟朝放朝悉以雙日除吏名見必加詢問則其憂勤願治視憲宗豈有愧哉然其仁而少斷

終不能恢張王室史氏所以譏之嗚呼文宗不如憲宗固已明矣然憲宗晚節不競信用非人則又去漢之光武遠甚光武當漢祚陵夷奮然特起遂能撥亂返正及隴蜀既平海内嚮于無事宜宴安矣然且日昃視朝引公卿講論至夜分乃寢故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是謂以此始之以此終之真萬世之明主也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可不念哉

三

前漢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臣聞天下安危治亂繫乎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進則治安小人進則危亂此理甚易明也然人君昧知人則衆讒可以毀有德衆譽可以進無功黑白顛倒于前而胷中不知所定如是則小人必得志而君子去矣君子去則小人引類而進相為朋奸百僚孰肯任職天工安得不曠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

夫人君未嘗不欲知人而人之是非邪正亦不難知惟其好惡蔽之故聰明有所不及耳是以古之聖人於用舍之際尤所致慎昔李德裕為相入謝即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其說以為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故臣嘗謂知人之道最人君之不可忽者以帝堯之聖而書猶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則聰明不及堯者可不知戒乎漢武帝信任張湯而

踈汲黯葢有所蔽也夫湯懷詐面欺為小人明矣而汲黯犯顔直諫近古社稷之臣豈可與湯同日而語哉然湯每朝奏事語國家財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至黯則以嚴見憚而終不用然則武帝可得為知人乎唐明皇之于張九齡李林甫亦猶是也林甫以武惠妃薦而得宰相九齡諤諤有大臣節兩人自不侔矣至帝欲相牛僊客九齡執不可而林甫以謂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者由是帝踈薄九齡罷其政

事且專任林甫而卒相僊客人謂安禄山反為唐室治亂分時而崔羣謂罷九齡相李林甫治亂固已分矣嗚呼九齡文章風度見稱一時而林甫奸邪無學術僊客起於胥吏則三人賢不肖明甚而明皇用舍如此惜哉以是見帝王知人卓然不惑于羣議不牽於好惡亦難矣故自古以來得是道者未始不治而反此則亂亡隨之不可以不察也

四

唐書房玄齡傳太宗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
材比聞閱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
丞大事關僕射

臣嘗謂宰相于事無所不統而專以進用人材為職
葢天下事非人材不能舉自朝廷以至郡國各有司
存宰相惟當擇人而任之不然欲以區區一身親叢
脞之務則本末顛倒一日萬幾將有不勝應者尚安
能運動樞極而代天理物乎房玄齡唐之賢相然日

閱牒訟數百勤則至矣而牒訟非宰相事此太宗所以告之廣耳目訪賢材之說也且人主之治天下譬如作室必得匠委之求材大宋細桷欂櫨椳闑無所不有室乃可成故宰相之求材有如匠氏則多蓄而廣備一旦用之官足以効其人之能人足以任其官之事衆治畢舉而宰相之職固已綽綽然有餘裕矣又何必疲精勞神于茶鹽瑣碎之間而後謂之賢乎是以文帝問陳平以決獄錢穀之事皆置而不對而

丙吉出遇道路爭鬬死傷之民委而不問彼誠知宰相自有體非細務所能干也至于何武薛宣居位雖有可紀然而人皆號為繁碎無大體故當時亦無薦賢拔士之名是所謂留意末務而不知本者矣大抵人君之職在論相而宰相之職在用人苟惟君相各盡其職故紛紛細務誠不足治昔明皇用姚崇為相崇嘗於帝前次序郎吏帝左右顧不答乃謂高力士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

而重煩我邪崇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觀此然後知明皇委任責成之意初無愧于太宗惜其晚節不競信用非人遂有天寶之禍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可不戒哉

五

唐書許孟容傳孟容元和初再舉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

軍盡驚訴于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
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強
錢不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臣聞唐有天下二百年兵法無慮三變及其末也天
子亦自置兵于京師謂之禁軍自興元後禁軍始盛
蓋德宗懲艾泚賊踵魚朝恩故事以左右神策諸軍
分委竇文場霍僊鳴等主之而朝廷威柄始下遷于
中人矣貞元中御史崔遂以巡囚入右神策中尉奏

之德宗杖遂四十流嶲州由是小人得志乘時怙寵
積而至元和之初根株盤結宂焰益熾雖憲宗剛明
果斷莫之誰何許孟容一京兆尹乃敢捕其軍吏斷
以必死憲宗欲赦之而終不奉詔嗚呼若孟容可謂
守正不阿者矣蓋以道變法者君上也以死守法者
有司也君上以法付之有司要在必行故雖詔命亦
有所不當受況可奪于權勢乎其後柳公綽亦拜京
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即時榜死憲宗怒

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意解臣既讀許孟容傳乃參以柳公綽榜殺軍校事然後知憲宗之初固已深得御下之術何以言之當是時兵柄在人如倒持太阿小不得意禍隨踵發故孟容捕軍吏則詔欲赦之公綽戮軍校則怒其專殺而不以告盖如是而後能安兩軍之情且使知夫有司之法不容于苟免也謂非得馭下之

術能如是乎大抵人主威權所以能久固而不奪者以法在故也彼既犯吾有司要當以人狥法不當以法狥人法行于下則主威强于上矣蘇軾嘗謂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然則孟容公綽之舉過臺諫遠甚所以消沮奸萌而助朝廷之勢如何哉使憲宗末年能不變其初則中興之業孰得而少之

六

前漢陳平傳項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夫

臣聞兵者詭道也故以詐立以偽動皆古人用兵之機方楚漢之爭天下以勢度之漢不敵楚明矣勇悍强仁霸于一時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名聞諸侯聲動天地孰能與項王抗哉然終為漢擒者以計得之漢三年羽數擊絶漢甬道漢王之食請割滎陽以東為

漢羽欲聽之范增不可乃急圍滎陽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當是時羽以勇范增以智二人者同力協謀相輔以圖漢漢力日屈而楚軍勢張甚孰不謂漢危亡可跂足待也而不知平之間言已入矣夫羽之為人自恃其勇以蓋一世然其智實出增下間有論說雖强從之胷中固已不平一聞間言安得不疑乎及其遣使至漢漢復偽設太牢之具以為待亞夫使且增方為楚之謀主而謂私交于漢決無

是理使歸具報而項王遂疑之則以平之言先入故也夫項王所以與漢戰而數得利者徒以范增在耳鴻門之會若從增言豈復有漢哉此高祖所以畏其人不得不用間以圖之也增去而死項羽相繼以敗後世知羽之兵敗于垓下而不知增去之日敗證已見知高祖之得天下者以殺項羽而滅之而不知能去范增羽黨自滅兵法曰非奇譎無以破奸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卒以成禽

則奇譎陰謀信乎其不可少矣自古兵交使在其間
待之之術可不深思而熟講之哉

華陽集卷二十

華陽集卷二十一

宋　張綱　撰

進故事

一

唐書褚遂良傳太宗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

臣聞天下之道二治與亂而已矣行堯舜禹湯文武之事則治行桀紂幽厲之事則亂進賢退不肖則治

好近小人而不聞正論則亂堯舜禹湯文武與夫桀紂幽厲雖去今數千百載而其經世成敗之迹存諸方冊可考而知其成者略然為可仰也其敗者惕然為可畏也由其所致以驗吾之所為合於善者從而勉之近於惡者從而改之則師古之道于是乎在乃若捨夷塗而勿遵蹈覆轍而不知戒未有不入于亂亡之域宜乎太宗監之以為元龜歟至于進善人共成治道斥遠羣小不受讒言臣謂人主唯能監前代

成敗以為元龜則于此二者勉而行之宜無難焉蓋人者國之寶也羣小者國之賊也猶氷炭之不可相入梟鸞之不可並翼而棲也故一善人進則羣賢類至不肖無所容必能使其君受直言而行正道如是而欲天下之不治不可得也一小人進則羣小類至君子無所容必能使其君聽讒說而由邪徑如是而欲天下之不亂亦不可得也太宗既能監前代矣則知夫治生乎君子所以進善人共成正道知夫亂生

于小人所以遠羣小而不受讒言嗚呼太宗以英武之姿取孫隋攘羣盜撥亂反正慨然行此三者用能致貞觀之治亦可謂盛王矣然史氏有言人之立事無不鋭於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澶不振觀太宗之三事始非不勤而終之實難何以言之乾陽畢工隋人解體可以監矣乃詔發卒治洛陽宫而乾陽之役復興張元素以為襲亾國之弊同歸于亂所謂元龜者果安在哉魏徵嘗謂太宗在貞觀初

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又曰貞觀之初求士如渴比來好惡由心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毁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讒佞得行守道疎間然則進善人遠羣小其不克終亦可知矣且前代不可不監也善人不可不進也羣小不可不遠也為治之道無出此三者信能行之久而不變帝王之德曷以尚之柰何太宗有區區之志而持之不堅所以

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于斯焉

二

後漢馬援傳建武四年隗囂使援奉書洛陽世祖使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同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及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

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嚚意不懌曰
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臣嘗謂中興之主自夏少康周宣王以來功業之盛
莫如光武世之議者見其起于兵間破尋邑百萬之
師而王郎銅馬赤眉青犢之屬相繼掃蕩遂以為專
用威武平定天下及觀馬援之言然後知光武所以
成功固有出于威武之外者方隗嚚據阸守險名震
西州自以天水富盛士馬最强將欲北收西河上郡

東取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山河其志豈肯為光武屈哉亦自謂不能屈也故遣使往來卑詞厚禮言必稱字用敵國之儀以慰藉之當是時舉天下姦雄割據之徒比權量力桀驁難制莫囂若也馬援告以光武大畧而囂意輒不懌遽以為勝高帝于是遣子入質惕然畏服之不暇夫囂初未嘗親見光武之為人也且光武才明勇畧固非人敵則英睿之姿已足以葢衆矣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則大信不疑已足以

結人心矣既淵達多大節而又博學文辯既好吏事而又動如節度不喜飲酒則其于經世變通之略修身勵行之事蓋恢恢然有餘裕矣然則漢室陵夷之後有能兼是衆美傑然獨出于天下之上以圖中興之業則神器大寶不歸是將安歸乎此賢喆之所以聞其風聲不期服而自服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故臣嘗論帝王之就功業當以德為主而威武為之輔明王愼

德四夷猶將咸賓況區區一隗囂何足道哉雖然才
明勇略潤達多大節與夫經學博覽固人之所難能
也至于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此細行耳常人亦
能之乃以是稱光武何哉葢以帝王之資處富貴崇
高之勢侈心乘之則易以縱怠心乘之則易以忽縱
而不知戒忽而不知勉其視細行雖躬行若無難者
殆有所甚難焉唯光武為能克巳奮勵不敢自暇自
逸此所以特異于衆非中才庸主所可同日語也故

由光武以觀中興事業則修德來遠其效昭然可不勉哉

三

劉向新序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譖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乃蹶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

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顔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顔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

臣讀書至于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然後知人君雖以崇高之資享天下之奉憂思危懼殆未嘗一日敢自安也葢民恃君以生而君則恃民以固邦本民不得其生必將召亂起禍本實先撥何以保邦其猶朽索馭馬而馳騁不已決至于奔逸顛仆豈可不畏哉是以民有餘于生則資民以致治者恭巳南面其樂亦有餘也馬有餘力則乘馬以致遠者安意肆志其適亦有餘也顔淵知是道矣所以因東野之御而以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

告于定公使定公察御馬之道以明夫治人之術則魯國其庶幾乎臣觀古之治民者薄其賦斂取之以什一則以富其財也寛其征役使之以時而豐年不過三日則以優其力也民之所以為生者財與力而已矣舜不窮其民葢知其本之所在觀其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則凡窮民之政必無有也自舜以至禹湯文武率由是道柰何後世一切反之殫天下之財不足以充無厭之欲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不急之務

使夫安俗樂業之衆悉為窮民卒扺於亂亡而後已
故曰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潋掊克窮之此非獨桀
紂秦隋為然漢唐亦然也漢民之窮自武帝始唐民
之窮自明皇始武帝以征伐明皇以奢淫是皆縱一
已之樂而貽禍於天下者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
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
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夫為王民而至于父子離則
其窮極矣不亡何待故御馬者上車執轡體既正矣

周旋步驟禮既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已殫矣然猶求馬未有不失者也是以善治天下者不窮其民惟舜能之善為御者不盡其馬惟造父能之雖然造父不常有也而舜豈世出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故臣嘗謂帝王惟能恭儉節用而不窮其民是亦舜而已矣

四

唐鑑唐太宗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

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臣竊謂人主以眇然之身宅萬方之上一事有失不足以成大功一行或虧不足以備盛德自堯舜禹湯以至文武皆以功德盛大傳于後世者豈有他哉定其心術而已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之在人危且微如此而事物萬變日交乎前則所以定之者可不知其道乎方其虛一而靜獨觀昭曠無有係累

則好惡公是非白尚誰得而惑之惟夫私情内萌偏見妄作方寸汩亂而不知其守此奸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邪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其不至于顛倒壞敗者幾希矣何獨一事之失一行之虧乎且以漢唐視之庸昏之主固不必言如孝武明皇亦坐此而致敗孝武當文景之後雄才大略可與有為者也奈何秉心不正左右前後之人觀其向者投合所好如張湯杜周以

慘刻而受知東方朔郭舍人以滑稽而得幸李延年
之諛媚江充之陰狡與夫臺池苑囿之觀弋獵犬馬
之戲相與攻之卒至于海内騷動而漢室因以中衰
明皇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亦云盛矣然侈
心一動窮天下不足以為樂則有宇文融以言利進
韋堅楊慎矜以掊克顯李林甫之奸邪楊國忠之淫
蠱相與攻之而明皇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卒至
於天寶之禍不可救藥觀二君之事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後世所以惜之范祖禹以為人主之心不可以有偏好蓋好有所偏必將迷而不返以萬乘之國而迷其所好則一時憸佞便嬖皆將承意順旨以僥倖恩寵唯恐其不至于是優賞濫賜上下相蒙雖有强諫力爭之士能遽回其勢乎故臣嘗論人主之於天下惟當清静寡欲求所以安宗廟定社稷活百姓之道而力行之舍是皆不足留意唐太宗知夫人主一心而攻之者甚衆自謂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

嗚呼若太宗可謂知治道矣祖禹作唐鑑而撮取其
語豈無意哉

華陽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華陽集卷二十二

宋 張綱 撰

進故事

一

兩朝寶訓判刑部石宗道與詳覆官梁如圭等薦方偕淳于佺韓中正為詳覆官仁宗指中正姓名問宰相王欽若曰是吏部嘗引對坐失入人罪不與改官者乎欽若曰然上曰用法不當非習律令者也其可以為法官乎命劾宗道等欽

若等退相顧歎曰上天縱睿明强記如此非羣臣所及也

臣嘗謂人主必有過人之聰明然後能察君子小人之情狀葢天下君子嘗少小人嘗多君子直道以事上固不論也若夫小人為奸其可不察哉飾是非㸃白成黑或譽過其實或毀損其真相與蔽欺雜然陳于前而人主以一巳耳目廣覽兼聽必欲每事洞照其情非大過人之聰明其能不顛倒眩惑乎仁宗皇帝以天縱之姿留神政治如石宗道不能以韓中正

面欺非聰明過人何以及此臣試論之夫官為詳覆刑獄所繫居其任者盡循三尺以示至公猶懼或失而況不習律令安能辦職哉宗道判刑部宜于此盡心而乃謬薦中正以為詳覆中正嘗坐失入人罪而不得改秩其事見於疇昔引對之時宗道私竊自料以為人主萬幾之繁決不能記此此遂敢面欺必且諦其所犯以幸不察然而仁宗一見覺之宗道即被罪此聰明之實所以能服天下也當是時王欽若為宰

相葢先朝舊德也宗道欺君其罪固大矣欽若得為無罪哉朝廷進用人材未有不由宰相者其人有過而宰相不知以薦于上雖曰不明猶或可恕今宗道主舉中正仁宗方以失入事問其人是否而欽若應聲以為是則中正之不可用欽若固已熟知之矣知其人之不可用聽宗道之言而姑容之必待人主問而後對非朋奸罔上而何臣以是知欽若非忠臣也且一詳覆官用非其人於朝廷舉措未為大害然必

刼之者罪在囮上耳茍于其微置而不問則小人欺君之計日浸以長後之欺蔽必有大於此者其害政未易言也古之所貴慎微者以此故臣嘗謂治天下之術在用人而用人之術在察知其情狀若共工之象恭鯀之方命自驩兠四岳咸薦之而堯獨能察焉以為不可觀諸此然後知仁宗皇帝用人之術上與堯合圖治功者可不念哉

二

唐書李珏傳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荅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以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尚用一吏處一事皆决于上將焉用彼相哉

臣竊謂人主之權術無他慎擇宰相委任而責其成功如是而已至于人材之用舍爵禄之予奪則執其柄以詔王寔宰相之職唐文宗任陳夷行李珏等為相豈不欲以朝廷事盡付之而責其効職哉杜悰拜

戶部尚書而吏行無所可否乃曰恩權予奪陛下自
斷嗚呼是安用彼相邪夫本在于上末在于下本末
而上下之分定治功所以成也吏行身為相臣而用
一吏處一事皆決于人主不知其所任何事哉雖然
當開成中吏行亦號一時賢相不幸與李珏楊嗣復
等並用嗣復得君與珏為黨故吏行嫉之數爭事於
上前一日文宗以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
寧議皆出於嗣復及吏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

吏行曰苟自聖擇無不當也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黙然臣以是知吏行介特而悻直意謂嗣復輩黨與既成則進退人材與已相違故于除用不肯任責且人主用人悉從執政啟擬是謂合天下之公議不然命由中出必有招權賣恩而私干人主者為吏行計便當與上別白是非若其果賢雖不由於啟擬用之不害為公有如不材宜白去之不當循黙自避以取誚于後世也大抵文

宗有勵精圖治之資其失在于不能去朋黨耳嘗曰

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啟擬五取三二取一彼當勸我

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然則文宗豈不知任相之

道哉至于黨人成于下主聽亂于上見譏史氏此其

於知人之明有所未盡而朋奸得以欺之也倘能即

吏行問答之際詰其所因慨然破嗣復之黨而正吏

行唯阿不任責之罪則唐之威令當是復振矣文宗

不知出此惜哉

三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曰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羞何幸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遵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

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
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當書諸紳
臣竊謂自古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焦心勞思變
法更令若將措天下于唐虞三代之上而夷考其治
終有愧于前世者其故何哉稽其名不求其實慕其
時不行其道故用力雖多功效蔑如也且唐有天下
傳世二十德業之盛無如太宗故除隋之亂比迹湯
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至于明皇雖晚節不競而開

元之政亦後世罕能及之然觀二君所以能致此者豈無其要哉不過李絳所言數事而已臣請得以備論之夫人主誠能正身勵巳則所以表天下者動容周旋舉得其正孰得而違之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則所以取于人者是非好惡悉由至公孰得而惑之與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參焉則委任之重所以責成功者專也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則禮貌之隆所以資啓沃者深也去官之無益于治者

則竊位素餐之人退而材能自出矣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承恩負寵之人寡而怨曠自消矣將帥擇而士卒勇則外侮不患乎不卻官師公而吏治輯則內政不患乎不舉以至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是皆人主夙夜躬行無一敢怠者太宗明皇用此以致貞觀開元之治其效不彰彰可考哉非獨太宗明皇為然雖堯舜三代聖哲之主其所行亦不出此是宜憲宗有問而李絳對之悉也書曰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夫祖宗之謨烈垂之天下所以啟佑後人為之後者亦監其成憲舉行之而已憲宗有言欲無愧謚號則其措意施設豈不美哉觀其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於羣議卒收成功以致元和之治唐室號稱中興則二祖之道德風烈如絳所云者信乎其能行之矣至于不克有終與明皇同譏史氏此無他由其信用非人所以馴致其禍

莫之悟也嗚呼惜哉

四

仁宗君臣政要上嘗問都知王守忠曰卿出入中外聞有甚議論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聖德但朝廷好官美職及清要差遣皆是兩府親舊方得進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寘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專上默然良久曰任人者興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故君知其道臣知其事朕若一一自任非無為

責成之理守忠愧拜而退

臣嘗觀蘇軾頌仁宗皇帝之德曰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于用人而已惟其善于用人是以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嗚呼仁宗皇帝可謂得君人之道矣夫君人者有四海之大應萬幾之繁不委之人曷以濟哉故必延登一時老成名德之士寘之廊廟而使之修其德業政事無巨細悉以責其成人材無內外悉以聽

其用吾於此尚復何為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傳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理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而有餘者亦豈敝敝然以其身親之哉至于後世不能慎擇大臣為大臣者又復懷奸挾私不能仰稱委任之意于是人主始欲收其柄而不使之專也故進擢才能關決事務一切勞其心志而自為之若將與臣下爭功者名之曰憂勤其實以上兼下非秉本執要之道顧如是

區區亦焉用彼相哉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所任執政皆極當時之選如韓琦范仲淹富弼尤其彰彰者方是時百官効職而人無棄材庶功即叙而事無遺策真所謂人主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者也而王守忠乃云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寘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專守忠小人將以是踈間君臣而行其私賴明聖覺之以謂任人者興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大哉王言茲所以為

仁宗也歟夫以仁宗臨御之久在列精白承休而守忠何守忠乃敢陰肆其說亂惑主聽以此見小人應對之際不可不察也昔宇文士及謂唐太宗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明皇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然則自古小人處心積慮乘間進説未嘗不欲導人主于非義惟在聽之如何耳若仁宗之聰明能使讒者愧拜而退蓋可為萬世法也

五

三朝寶訓端拱元年太宗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五代乘唐季喪亂之後權在諸侯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內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究兹弊暨朕纂位抑亦徐圖其事思與卿等慎守法制務振紀綱以致太平

臣觀人君所以能號令天下者威柄在我而已方太平無事朝廷之紀綱法度具在雖有奸雄孰敢妄作

故操持予奪之權未嘗不出于上也至于末世人習宴安而不知有鴆毒之禍凡所以馭下之具悉從廢壞是以國勢浸弱主權暗移使匹夫孺子尺兵在手皆足以作亂况奸雄哉唐有天下二百年而高祖太宗之紀綱法度固無不善也天寶以後日漸陵夷方鎮擅權連城相望强臣悍將弩兵忿爭而尾大不掉之患終唐世莫之能救五代承之其弊尤甚當是時威柄在人天子惴惴然不得措手嗚呼天下豈有是

理哉迹其禍敗之由葢以制之不早所謂養虎而自遺患者也觀德宗姑息藩鎮至有終身不易地者憲宗用吉甫為相歳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神策軍使王鶴駕者典衛兵久權振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名鶴駕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大抵朝廷之勢得人則張彼祐甫相德宗吉甫相憲宗皆能有所設施故其效昭然有足稱者惜乎二宗之德業俱不克終遂使唐

禍胚胎卒扺敗亂豈不以假其術智特以排難于一時而不知復收其柄立法以善其後故也故臣嘗謂國勢所恃以安强者莫重于兵而所以危國者亦莫甚于兵顧上之人御之之術如何耳方無事時聽受節制若女子然東西唯命吾尚何憂及其權黨漸固而挾之以恣横豢養滋豐而縱之以驕侈于是怙勢長惡始有慢命不虞之事聖人慮禍于未萌豈不思有以制之乎昔者鼂錯欲削諸侯而七國亟反益削

之非計也曾不若王父偃之策之為善耳偃之說以為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則其國自弱然則為唐室計者外而藩鎮内而强臣悍將其權固不可遽奪也倘能用偃之說而衆建偏裨以分其威少令出戍以散其黨則庶幾隂奪其勢而主柄專于上豈不偉哉唐柳澤有言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太宗皇帝能于立國之初監前代之失欲收其威柄以致太平則其先見之明後世所當法

也

華陽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華陽集卷二十三

宋 張綱 撰

進故事

一

唐鑑太宗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聞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欲以求言為急故大開公正之路使天下之人皆納忠于上於是端拱穆清

而留聽不倦雖四方萬里之遠政化之美惡風俗之薄厚靡不畢知此盛德事也然求言非難而察聽為難以人主之尊而虛心于敢言之士則上自百執事之列下至一介芻蕘之賤孰不殫志竭慮願有所獻而其間𥡴言之華至言之實苦言之柔甘言之疾烏得而不察哉又况外示切直内懐奸詐偽辭𢙢辯而訐人之細事者真小人之所為也直欲盜名以罔上聽託公以報私仇此而不革則禍及善良傷化敗俗

為害不細唐太宗勵精庶政而于聽言之際能察其奸是乃人主之難事此史氏所以書之以昭示後世也昔者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故能勤總章之訪廣四岳之訓其于聽言之道可謂至矣然于邇言則察之于讒說則堲之得非以邇言善感讒言善誣唯能察而去之斯其所以為舜也歟恭惟陛下聖敬日躋聰明天縱觀書乙夜復留意于轉對之臣覽奏四方尤樂聞于當世之務是欲

恢張治道復之太平聽納之勤視古無愧而間者奸人欺蔽分曹為黨一時乘權習勢之徒輒敢以流言飛語陰中善類天下方懷憤切齒而大明旁燭洞見朋邪凡是告訐而上言不實者論正厥罪悉投遠方以為後日之戒于是有識之士乃始懽欣鼓舞咸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復見于斯時然則虞舜之聖讒說唐大宗之罪讒人與夫今日流放告訐之類實異世而同符者也天下幸甚

二

唐書李石傳文宗嘗顧鄭覃曰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顏回匹夫耳自比于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于前日進月長以齊堯舜柰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

臣聞登山而不登夫泰山無以小天下觀水而不觀

諸滄海無以狹衆流然則學聖人而不學至堯舜又安能超五霸而冠百王乎夫聖人之道至堯舜而止矣以二典考之其政不過欽天時治人事用賢材明賞罰數事而已非至深而難明甚高而難行也然則三代以下漢魏晉宋隋唐之世迄無一君能跂而望焉其故何哉未必皆其天資昏庸不足與有為也其間願治之主往往視唐虞之際以謂非復後世之所能及則亦自狹其志而卒無所成且漢之治莫如文

帝其次則稱孝宣洪張釋之為文帝言天下事帝曰
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于是釋之言秦漢間事帝
乃稱善宣帝因太子有用儒之請嘗曰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由是
觀之二帝在漢則為賢君惟自狹其志故功業之所
就如是而已唐鄭覃以漢二帝比文宗而文宗猶不
敢當則太和開成之政一切委靡無足怪者李石之
言固可為萬世帝王之法惜乎文宗不能用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出于天縱躬履艱運允迪先猷兢兢業業夙夜不怠故自中興以來雖海内晏安不敢自暇逸也臺池苑囿之觀聲色狗馬之奉一無所好萬幾之暇獨留意經籍深達古帝王淵微之旨一時羣臣章句講說之學莫能仰窺萬分可謂有堯舜之資矣非特有其資而已也其志葢將力行而有至焉然則躋時于太和納俗于時雍固不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陛下體天德而行健其所以

措諸事要與唐虞比隆者亦在乎自強而已矣顏淵匹夫也而猶自比於舜況萬乘主乎臣願陛下益留聖心無使二典專美于前天下幸甚

三

三朝寶訓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以民為本百姓以食為命則知儲蓄最為急務昨江南災旱朕亟遣賑貸粟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粟何以救之當諭諸路轉運常為計度省察儲蓄無使損敗

臣竊謂財賦有國之大計當豐亨豫大之時蓄積為備不可一日闕於天下天官九職洪範八政必以農事為食貨之首者以見先王於此未嘗不留意也恭惟太宗皇帝紹開帝業四方僭偽悉以蕩平方是時年穀屢豐兵革偃息倉廩府庫所在充滿而猶宣諭近臣儲蓄是務督諸路以計度察倉庾之損敗常恐一旦旱災無以賑貸而有流亡盜賊之患然則宸慮深遠豈特取足於目前而已哉蓋天時地利財賦之

所自出必資人力以為之是謂衣食之源而生民之命斂之有常制則民樂輸散之有常度則用不乏如其不然事有出于意外而物不素備則驟而用之必且橫取于民民力有時而不應策將安出於是商功計利之臣始得以行其說而頭會箕斂天下有不能堪者矣漢稱桑孔羊唐稱劉晏二子材術過人載在方冊後之言利者莫不祖述之以為不可跂及然以臣觀之巧算倍征殄民資澤乃商功計利之臣耳且增

大農之部丞籠天下之貨物坐市列肆轉販相輸以至入粟補官以背贖罪古所未有而孔羊法之行四利去四害以羡補之利無不開諸路轉輸如見錢流地上他人所不能而晏獨能之觀其材術如此而計其功效誠足以舒一時之急柰何非先王之仁政使其人生於唐虞三代之世其策果安用哉故夫論治道者必以國計為先而論國計者必以儲蓄為急方今天下充國計者有田畝之稅關市之征醝茗之息酒

榷之課是數者其大畧也而取之皆有埶極是謂常
經不可得而增損凡朝廷祭祀之供使客之奉六軍
之須萬官之俸與夫乘輿服御匪須好用之式皆仰
此取給焉以其歲之所入幾何較其歲之所出幾何
則其有餘不足大槩可見矣然古人謂取天下之財
供天下之用未有不足者况陛下自中興以來勵精
圖治不邇聲色不務晏游前世侈靡之事皆所不為
則于財賦固無輕費妄用宜其蓄積加多而沛然充

羡今乃不然郡國之間補苴罅漏言匱乏者十常八九此無他官吏不能體國並緣為奸上下相蒙其弊乃至此耳禮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日之事唯當詔天下謹財用之蓄藏而令主計之臣稽考每歲出入之數積其贏餘無得妄費以待不時之須則所謂九年之蓄者數歲之後亦可以馴致其效顧不美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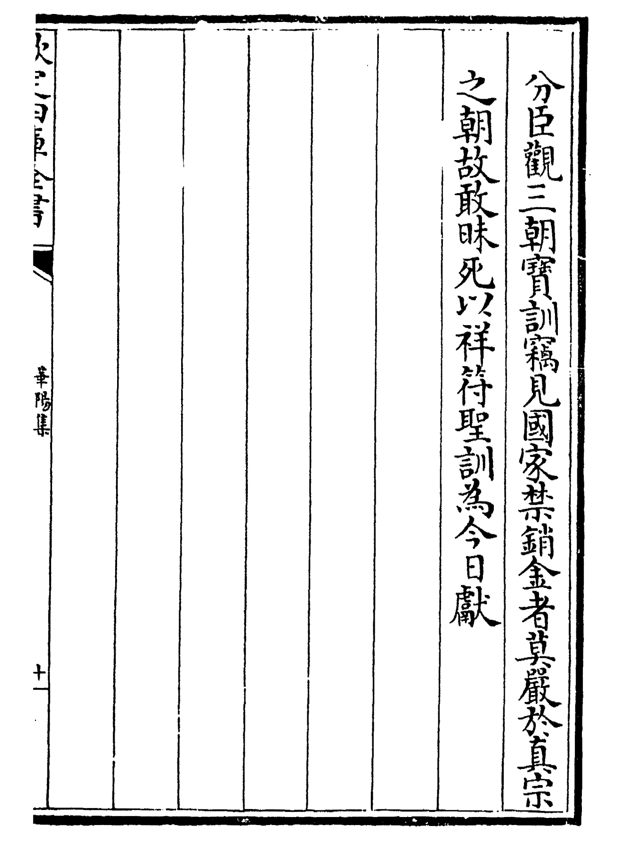
三朝寶訓大中祥符元年上語近臣曰京師民庶邇來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傳以金雖累申條約終未禁止工人鎔鍛為箔日增其數計所費金歲不下五六萬毀壞不可復浸以成風良可戒也

臣聞好侈靡者天下之常情尚朴素者人君之美化自古帝王當太平極治之時懼天下之人侈心將萌必命有司申舊章須憲度昭節儉抑淫侈凡服用之過制者莫不有禁蓋欲以檢押之法使之成忠厚之

俗也仰惟眞宗皇帝纂列聖之休撫盈成之運豐亨豫大萬物盛多故民間漸事奢侈而以黃金巧飾器服聖慮高遠究極其弊明詔近臣申嚴條約深得古帝王之用心矣蓋金為天下之至寶而國用之所資使衆庶之賤皆得靡潰于器服之間豈不重可惜哉臣嘗考之於古蘇秦說趙陳平間楚衛青擊胡有功其所賜黃金或萬鎰或四萬斤或二十萬斤而梁孝王以小國所積乃至四十萬斤長安之亂省中金以

萬斤計者猶六十匱何其多也自魏晉以降始不聞
有此充羨夫金之為物産於天地之間百鍊而不耗
宜乎後世之多于前古然以近史觀之其數未嘗有
及于古者豈非風俗侈靡積習耗蠹而致然邪且海
内産金之地有幾鑿山披沙積累於銖兩之微其得
之不為易矣一旦聚于都市末作之徒乃併肩列肆
競麗爭功鎔之銷之以為悅目之具以一京師而計
所費金歲不下五六萬兩合天下而較之其費不知

幾何以數十歲之積累未必能供一歲之用然則近時之金少於前古無足怪者仰惟陛下恭儉愛物出於天性固嘗念庶俗侈靡屢勑銷金之禁然而比年民物阜康驕奢所習殊未衰止器服之飾過制尤甚銷金之外又有泥金貼金剔金縷金為線為絲之類號名非一儻不重其賞罰而申嚴之示以必行則因循歲月未見其能止也誠能止之則非獨寶貨之藏免于妄費而下不僭上賤不擬貴亦足辨天下之大



分臣觀三朝寶訓竊見國家禁銷金者莫嚴於真宗
之朝故敢昧死以祥符聖訓為今日獻

華陽集卷二十三

華陽集卷二十四

宋 張綱 撰

經筵詩講義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臣聞聲詩之作本乎民情之自然其所歴非一時所述非一事所出非一人故衆體並列咸有攸當方其作之也志各有為故賦比興之旨分焉及其序之也

事各有本故風雅頌之名別焉詩人之言顧豈一端而已或美或刺或規或諷苟可以直言而無害則鋪陳其事而賦之若其避諱佞之嫌畏指斥之過必將引類以寓意則取象於物而比之至於耳聞目見有以動蕩其心志而不能自已則又感發於所寓之時而謂之興此賦比興之辨也若夫採於國史播在樂章其述諸侯之事而止於一國則列而為風言天子之政而及於天下則列而為雅形容盛德之美成功

以告於神明則列而為頌此風雅頌之辨也然而論
詩之旨莫先於風風之所言賦也比也興也互見而
兼備焉故一曰風而繼之以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積風而為雅積雅而為頌故五曰雅六曰頌周官太
師教六詩考其先後亦同乎六義之序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
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臣聞詩之為風政教之本也上以是而化其下無非
躬行之德下以是而諷其上無非愛君之誠是二者
皆有巽入之道而不見於形迹故曰上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夫禮有五諫而莫善於風聖人樂於聞過
必使瞽為詩工誦箴然則詩之為諫諷諫之謂也主
於文則叙其情而不致於訐名以譎則陳其事而不
斥以正夫如是則無拂心逆指之辭言之者安所加
其罪得將順救正之道聞之者豈不知所戒故曰主

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夫天之有風披拂於萬物之上而其功微密詩之温柔篤厚而所以感動於人者似之故序詩者言詩之功用必先之以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則文武成康之澤微矣天下之人不復見先王之治乃發其憂思感傷之心而變風變雅於是乎作辭雖已變而所以述作之意依違諷諫於治道猶有補焉此叙詩者所以取之而不棄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臣竊謂此言變詩之所由作也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先儒以謂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史然則國史國人之文勝者是也惟其文勝故多識前言往行而明乎得失之迹故感於平世而政用和感於衰世而諷刺之意不能自已今夫人倫廢則五品不遜自一家而推之國者失其序矣刑政苛則百姓不親自一國

而推之天下者失其理矣人倫失其序刑政失其理
此詩人所以動其哀傷之情也然百姓之不親未若
五品之不遜故傷之為義有甚于哀詩人遭時如此
而概以古今得失之迹則吟咏性情以風其上不亦
宜乎所以風其上者則以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
也且唐之風舊矣其後變而為晉邶鄘之國舊矣其
後變而為衛詩人當晉衛之世發于吟咏雖述一時
之事而憂思感傷猶不忘其本故晉詩十二篇而特

謂之唐衛詩三十九篇而兼存邶鄘之國以此見詩人懷舊之心發於辭氣必有以感動于人所以能使序詩者述其本意而不敢沒其實也然達事變懷舊俗舉是三國之詩考於其他可以類見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臣竊謂此言變詩之旨也夫詩之為變則以事有不得平者咈乎吾心故作為箴規怨刺之言以發其感

憤不洩之氣夫如是則宜有怨而溢惡矯而過正者

然以詩辭考之雖觸物寓意所指不同而要其終極

一歸於禮義而已葢人生而靜乃天之性感物而動

斯謂情情雖出于性其動于中也物實有以感之旣

感於物矣非先王之澤薫陶漸積不忘于心則吟咏

以風其能止於禮義乎今自邶鄘而下百有餘篇刺

奢刺儉刺貪刺虐如此之類皆變風也然雖其間或

出于婦人女子小夫賤隷之所為是乃一時有激而

云然其比興述作優游而不迫反覆顛倒而不亂孜孜焉若將救其時歟而反之於正者得非禮義之教使之然歟由是觀之變風之詩雖不純乎文武之序亦足見先王之澤垂數百年猶未泯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臣以謂此申言風雅頌之體也風猶天之風也動於上而其下化之如關雎之化行而公子仁厚鵲巢之功致而在位正直齊君好田而成馳逐之風魏君儉嗇而變機巧之俗若此之類無非本於國君躬行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雅者正也猶言王之政也王畿雖止於千里而其政之所及則侯甸男衛自東南西北皆其所經略非如諸侯止於一國而已是以雅之所言皆天下之大而四方之風於是

乎觀焉故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其言王政之所由廢興則以雅有正變故也文武興而民好善王政之所由興正雅是也幽厲興而民好暴王政之所由廢變雅是也若夫小大之辨則隨其所主之意而已如小雅言飲食賓客賞勞羣臣之類皆事之小者如大雅言受命尊祖致太平成福禄之類皆事之大者然則政有大小分為二雅宜矣風也雅也國治之始也及其告成功則有頌焉周頌商頌殆四

十篇皆所以言祭祀猶今之樂章爾事實而義明言簡而意足以是而告於神明可謂無愧辭矣若乃魯頌非為祭祀設特以頌僖公之美而已德薄辭侈視商周之作不能無貶雖然前乎商周獨虞舜之載賡五子之述戒他詩未有聞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刪詩斷自周始國風雅頌方序而傳焉謂之四始有以見後世之作詩者皆權輿於此而莫之或先也非獨莫之或先而其述作之美亦無以復加矣故曰是謂

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臣竊謂二南之詩文王一人躬行之化而特繫之二臣何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所居者諸侯之位也受命作周而維新舊邦則所行者王者之道也當是時天下之人誦詠而歌舞之述其事則

有小大感其化則有淺深序詩者合關雎鵲巢之風皆以為王者之事而名之歟無以見文王事商之心皆以為諸侯之事而名之歟則無以顯文王作周之德故取其事之大而所感之深者繫之周公謂之王者之風事之小而所感之淺者繫之召公謂之諸侯之風夫如是然後可以備盡文王之道葢周公召公分陜而治舉周召則文王所治之地皆在是矣周公聖人也召公賢人也以王者之風繫之聖人以諸侯

之風繫之賢人理固然也且周南之后妃即召南之夫人也而其見於詩者不能無異盍無嫉妬之心者周南也名南則無嫉妬之行而已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者周南也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勉以正者周南也名南則勸以義而已類而推焉自關雎至於麟趾人之感化為甚深自鵲巢至於騶虞人之感化為尚淺序詩者不得不兼陳而備載之也夫文王北居岐周而其化南被江漢故曰自北而南其曰先王

之所以教者指太王王季而言也文王始基實因於

此是乃諸侯之事故特於召南言之

周南名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臣竊謂王者之治莫大於人倫而夫婦者人倫之所

造端也文王受命作周其治始于閨門而達之天下

於是人倫正而風化行此二南之詩所以為國風之

首在易之家人曰風自火出家人風者化也火者取

象于離神所麗也化出于人故能妙萬物而不見其

迹當文王之時天下得於觀感人倫以正若出于性之自為者豈有他哉神而化之自内而外一本于自然而已故家人之象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然則序詩者以周南召南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其知治之本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臣聞詩三百五篇而關雎為之首其所言乃后妃求

淑女以配君子之事而說者止稱其無妬忌之行臣
以為此未足以盡關雎之義葢天子聽天下之外治
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妃聽天
下之內治故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治外者莫急于人材治內者求淑女以為助固其
理也文王之所以興周詩稱棫樸之官人書美五臣
之迪教濟濟多士並列於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職
固未始不以人才為先務是以其化刑于寡妻而后

妃于是乎有關雎之德觀其求淑女也寤寐反側而不能自已葢以謂不如是不足以配文王而成内外之治夫惟文王得多士而立政於外后妃得淑女而輔佐於内則自閨門而達之朝廷宜無一事之不理所以協濟大業而卜世卜年之永者其本實基於此序詩者既論詩之大槩而卒舉后妃之德以明關雎之義言后妃之于淑女非特求之盡其勞而以得之為可樂故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凡女子矜其容色

者必有忌心能以進賢爲憂則以不淫其色故也故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且女子也而或稱其淑或稱其賢或稱其才蓋以其性之善則曰淑以其行之美則曰賢以其女功之事則曰才性之善行之美能於女功之事是三者宜爲人之所忌也而后妃乃能去其忌心方且憂其求之未得而不得進御于其君猶以爲未也而又哀其或在窈窕之中思念而不忘自非至誠接下而無傷害之心何以及此當是時凡爲

淑女者后妃皆得以用之雖幽遠之地無遺才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后妃與其一觀夫閫内之政如此則其助周家之治信有力焉宜乎關雎之詩列為二南之首也

華陽集卷二十四